

绿色的远方

胡 奇



內 容 說 明

这是作者继《五彩路》之后的又一部新作。它反映了西藏草原上的少先队员和暗藏的反革命敌人进行的曲折斗争，表现了藏族儿童的机智、勇敢，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强烈情感和优秀品质。作者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刻画了两个少年儿童不同的性格；对阴险毒辣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也作了深刻的揭露。作品弥漫着浓郁的草原气息，语言朴素，色调优美，是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的好读物，也适于成年读者阅读。

封面画、插图：潘世勋

綠 色 的 远 方

书号 1756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2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2}$ 插页 7

1964年5月北京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001—170000册 (精) 001—500册

定价 (3) 0.68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靜悄悄的柳树林



中队会刚宣布結束，扎西抓起他那尖頂寬边的白毡帽，便从教室里冲出来。教室外边，有座七級高的石阶，平时他总是一步步地走上走下，今天不知是什么鬼怪附上身了，他却从最高一級，纵身跳到下边的坪場上。

“扎西！小心把脚踝骨扭了。”

后边有人提出警告。他理也不理，戴上白毡帽，低着头，又向学校的大門外冲去。他的紅領巾一角，象只鳥翅膀，在頸后飞了起来。

这是七月天。学校門外的柳树林，象道綠色的帳幔，把寬闊的草原遮掩了。可是透过枝叶隙縫，仍旧看見弯弯曲曲的墨曲河，在阳光下閃耀；一群白天鵝，大概刚在河里痛痛快快地洗过澡，翅膀搭着翅膀，就象一条銀鏈，正貼紧河面飞舞旋轉。

天空升起一朵白云。它象面风帆，从蓝天远方的海洋上，慢慢地駛来。

柳树林里靜悄悄的，只見一匹上嚙口的小黑馬，拴在树干上。这馬的骨骼虽沒长大，但吃得倒也油光溜肥。現在它歪着头在啃树皮，也許树皮味道不好，啃了一陣，便停住了。接着它又用細小的前蹄，狠狠地敲打地面，同时，它那条不久前

剪的小尾巴^①，象把秃扫帚似的，拚命地扫来扫去，直到扎西走了过来，它才昂起头，“嗷嗷”两声嘶叫，算是安静了。

扎西却不向小黑馬靠近。他伸手扯了根柳条，朝一根有两搂粗的树干狠命鞭打；接着又抬起脚，把一丛深紫色的烏鴉嘴花，踐踏得連影兒也沒留下。最后，他又摘下头上那尖頂毡帽，猛地朝小黑馬那边扔了过去，这才深深叹口气，靠着那根挨了打的树干坐下。

小黑馬先是一怔，随后又“嗷嗷”两声嘶叫；因为它无缘无故受到侵扰，不能不向小主人表示一番愤怒。

如果扎西不发狠劲，他算得是个頂漂亮的小伙子呢。你看他：脑門寬大，鼻梁端正，尤其是那双眼睛，放射着大胆和忠誠的光芒。可惜他的眉心长得不大好；每次发狠的时候，它結成了疙瘩就不用說了，就是在舒心暢意的时候，这眉心也不能平展开来。他的胸脯倒是厚实寬大，就跟他的小黑馬一样，看起来威威势势，很有点气魄；可是走起路来，他那两条微弯的腿，总好往里撇，人們常笑着說：扎西走路的样子，要和他爷爷相比，两人真象是一个人。

扎西坐下以后，腦子仍象一团杂乱的羊毛，理也理不出一点头緒。忽然，又一朵烏鴉嘴花，从脚边草丛中冒了出来，他不由分說，伸手把它扯下，揉个粉碎。他想：人家的心里正不对劲，这討厭的花，偏愛在眼前轉，真不吉祥！

墨曲河那边，传来天鵝啼叫的声音。扎西抬起头，只見天鵝排列成一个整齐的橫队，歇落在河岸上。半空中，留下两只小小的天鵝，它們一陣斜飞，又一陣急旋……站在下边的鵝群，都伸

① 小馬在长成以前，照例要修剪一次尾巴。

起长颈脖，凝神地看望着它們。

两只小天鹅飞旋了一会，渐渐地升高了，直到缩成两个小小的白点，才猛地往下一扎；那两对翅膀，象四片莲瓣，动也不动地任凭身子从高空滑翔下来。

底下的鹅群里，象是有誰发了声号令，只听见它們“嘎嘎”地齐声叫着，向归队的小天鹅欢呼。紧接着，从天鹅的横队里，又有另两只小天鹅昂起头，向着碧蓝的高空飞去。

“多有趣！老天鹅在帮小天鹅练翅子哩。”

扎西开始平静下来。他眯缝着眼睛，嘴角现出了一些笑意。拴在一边的小黑马，又竖起秃扫帚似的小尾巴，拼命乱扫了。

到了这时，扎西才記起今天是星期六，他和小黑马，早该去黑洼子远牧草地，看望亲人了。可是，他不願馬上动身。他还得把刚才的中队会议，一个人好好地想一想。

他和他朋友阿江的心情一样，很久就盼望着今天的中队会；他更相信，中队通过阿江入队，那是十拿九稳的事。

誰知快到举手表决的时候，中队长卓瑪的两句問話，几乎把阿江入队的希望扑灭了。

“阿江，你舅舅每天尽做些什么？說些什么？能不能当着大伙儿說說。”

阿江的头缩在肩膀里，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地动着，在大伙儿注视下，几乎要哭起来。

卓瑪鼓起眼睛，又追問說：

“今天是討論你入队，問什么，就要回答什么，不能馬虎！”

扎西是阿江入队的热心介紹人，他真討厭死那个胖脸蛋的卓瑪了，不等主席同意，便站起来，憤憤地問卓瑪：“阿江不是个孤儿嗎？”

“不錯，是孤兒！”胖姑娘可不愁，她翻翻眼皮，提醒扎西說：
“你別忘了，他是他舅舅养活大的！”

“卓瑪，這一年當中，阿江個人的功課好不好？個人勞動成績好不好？”

“都好！”

“這就是了。只要他個人好，家庭跟他沒關係！”

“怎麼沒關係？”卓瑪更認真了。她又提醒扎西：“你是糊塗了吧？虧你還是個老隊員！”

扎西看看低頭坐在一邊的阿江，心里不由得替朋友難受。他壓不住滿肚子的火氣，又憤憤地問卓瑪：“一個人的舅舅不好，難道他永遠不能入隊了？！”

“扎西，別只顧朋友的私情，忘了少先隊的益處！”

“這是胡說！……”

扎西和卓瑪越爭聲音越高，兩下就吵起嘴來。

最後，在大家舉手通過以前，要不是李俠老師出來說話，阿江入隊的希望，差一點被那個卓瑪“破壞”了。

扎西心里感到很憤怒，剛宣布散會，就從教室里急快地沖了出來。

現在，他獨自在柳樹林中，很樂意多待上一會。他既恨卓瑪幾乎誤了別人的大事，也恨她曾提過名要他去幫助阿江；到今天，她翻臉不認賬，偏又說這全都是为了朋友私情。

“好，我一定找她算賬！要她當面把事情說清楚！”

想到這里，扎西兩手往地上一按，就跳起來，到草叢中找他的毡帽了。……

小黑馬看扎西給它放了坐鞍，又緊了肚帶，它兩只耳朵一揚一擺的歡喜極了。那黑洼子草地，對它的誘惑向來就大，如果

让它在那里吃上一天草，就是三天不吃不喝，也心甘情願。再說，那邊除了它的老媽媽，還有它的許多親熱的兄弟姐妹呢。

扎西把小黑馬坐鞍收拾好，他的一只腳剛踏上腳鐙，忽然有人在身後低喊了一聲：

“扎西，就要走了嗎？”

扎西回頭一看，原來是阿江來了。他一眼就發現，在他好朋友的額頭上，有道指頭那麼寬的傷痕，還隱隱滲着一粒粒血珠；特別是朋友的那張臉，仿佛更瘦削更蒼白了；那雙圓溜溜的眼睛，也仿佛比平日更驚慌、更黯淡了。

“阿江，誰打了你？”

阿江用一個指頭，輕輕把傷痕撫摸了一下，嘴唇微微地顫抖着，低聲悶氣地笑着回答：

“碰着了……”

“太粗心大意！”扎西不覺用爷爷對他講話時的腔調說。他忙又對朋友解釋：“再不留神，日後帶牲口出去放牧，不是讓牛撞倒，也要讓馬踢翻。”

阿江沒有跟扎西爭嘴，只啞聲地笑着。扎西看着他那雙溫順的眼睛，和那一顆顆象珍珠似的牙齒，對朋友又十分憐憫起來；可是他仍舊帶着幾分尊嚴的口氣，指指阿江額頭上的傷痕說：

“家去，定要跟你舅舅說明白，這傷，可不是李老師打的。”他覺得這話不大對勁，趕快又添說：“你也知道，李老師從來沒打過我們；可是有人偏不相信。拿我奶奶說吧，她就是這樣的人，每回看見李老師拿着小棍，站在黑板跟前教我們念字，她總把那小棍當作打人的鞭子哩！”

兩個朋友面對面地站着，覺着心裡攔了許多話，一時又好像再沒什麼可說了。

阿江久久盯着扎西的紅領巾，臉色仍是白蒼蒼的少有活氣。
他鼓足勇氣，才挺費勁地說：

“扎西，我对不起你！”

“為什麼？”扎西象給針尖扎了一下，不覺向學校看了一眼。

阿江低低地俯著頭，一種犯了罪的感覺，壓得他越來越沉重了。

扎西太熱情太粗心了，他沒去好好寬慰朋友，反把手中繩索往小黑馬身上一扔，就紫漲著臉，伸手把阿江的左肩扳緊，提出尖銳而又難以解答的問話：

“在中隊會上，你怎麼不談你舅舅的事？憑著天上的太陽起誓，你舅舅干不干壞事？暗地里，你有沒有帮他放過謠言？”

阿江一听這話，心里又委屈，又害怕。他雙手緊卡脖子，頭縮在肩膀里，朝後倒退了几步，一顆顆淚珠，便成串地落了滿臉滿腮。

扎西向來看不慣懦弱而怕事的人，他由著性子，還是不肯放過阿江：

“快些說，你舅舅到底怎麼樣？對他的事，你有沒有隱瞞？”

“扎西！你……”

阿江被逼問得不能不放聲啼哭了。他怕扎西還要問更可怕的事，便用袖子掩住臉，轉身向柳樹林外邊跑去。另一只系在他腰間的空袖子，不知怎麼拖拉下來，遠遠看去，就象一條尾巴。……

扎西木呆呆地在原地站了好久，連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剛才那樣氣大生粗地問話，究竟是為了什麼？……

等稍稍平靜下來，他又回去牽小黑馬的時候，那個小畜生，早已跑得不見影子了。

追风赶云



小黑馬是出名的調皮貨。

奶奶說：大前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她到冬圈里給懷胎的母馬們上料，有一匹老灰馬，总是在那里搖頭甩尾，不肯好好吃食。

這老灰馬已經活了二十歲。這些年，它生養了五個馬女兒、四個馬兒子以後，在它那圓滾滾的肚子里，正懷的是第十個胎兒。

“它這樣不安定，是不是要生養了？”

奶奶手撫摸着老灰馬的脖頸，心里琢磨着。她又暗自掐算，這母馬是秋天剛配的種，正經的生養日子，該是明年春四月。

“年老了。又趕上是冬天懷胎，身子骨打熬不住了！”

老奶奶感嘆着，趕忙跑回帳篷，奪下爷爷身上擋寒的毯衣，又趁黑跑了出去；等她用毯衣把老灰馬的脊背蓋好，她的心才算踏實平靜下來。

可是，就在奶奶轉身的時候，她忽然聽到一陣細小的聲音，從腳邊傳了過來。她犯了疑，心想：冬天了，是什麼小東西，肯到洞外來叫喊呢？……

“定是胎馬在娘肚子里叫喚。怪不得老灰馬一刻也不安穩咧！”

奶奶有些高興，又有些害怕。她第二次跑回帳篷，把這奇事

告诉了爷爷。

爷爷哪还能不信？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冬圈，在老灰馬身边守了大半夜，却什么声音也沒有听到。

“老扎西，看来你福分薄。”奶奶把爷爷譏笑一陣，自己倒觉得很是寬慰。小黑馬还在老灰馬肚子里沒有出世，她早給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吉郎^①。

吉郎真是匹强壮的小公馬。刚刚出世，奶奶連忙把它抱到帐篷里，用布給它轻轻擦拭，又用羊角倒上奶子，慢慢往它嘴里灌。

那吉郎也真会报答奶奶；到了第三天，它就把奶奶心爱的白瓷壶踢碎了；还不到一个月，它就偷偷到草地上滿世界乱闖了；有一次，它忘了路走不回来，半夜里，害得奶奶、爷爷和扎西到处找它，后来找到一座小草山上，才在土坑里把它拖上来。

往后，只要奶奶不在，爷爷就悄悄給吉郎打上絆脚绳，等奶奶回家来，忽然发现小馬失掉了自由，她立刻把絆脚绳解了。她还常常埋怨：

“这个老头子，真是越活越糊塗了！多好的小公馬，你不让它闖，不让它跑，是不是想叫它生灾害病？”

其实爷爷也頂欢喜吉郎，等这小黑馬在老灰馬跟前吃够六个月奶，他就把母子分开了。——这么做，虽然奶奶又是忍不住埋怨。每天，爷爷都要亲自照料吉郎。不出三个月，这小黑馬喂养得真是肚圆胸寬，奶奶才不說长道短了。

去年，吉郎长到了两岁，爷爷就把它交托給扎西喂养。扎西一面在村子里上学念书，一面細心照看小馬。如今，有人若把吉

^① 川西北草地藏語：神馬。

郎赶到馬群里，去和那些肉壯膘肥的种馬比比高低，它准属那类数一数二的好馬。

当天下午，吉郎从柳树林里溜走以后，扎西奔跑了好久，才在墨曲河边把它找到。

原来，这小黑馬找天鵝搗乱来了。它先是把天鵝整齐的横队撞散，接着又向几只小天鵝猛扑过去。这么一来，真是闖下了大禍，那一只只天鵝煽动着翅膀，把小黑馬团团包围住，有些大胆的家伙，竟敢飞到小黑馬的头上，用扁紅的嘴，不住搗啄它的脊背。

幸亏扎西及时赶到，小黑馬才从重重的包围中逃了出来。可是小主人太不替它顾全体面，当着天鵝，用繮绳把它一顿好揍。

扎西跨上小黑馬的背。可它偏不好好听招呼，尽管小主人“吁吁”地叫喚着，又放松嚼口让它猛跑，它靠紧河边，只管轉它的小圈子。

“吉郎，再不好好快跑，我就一拳砸扁你！”

威吓根本不管用。今天它沒把扎西从背上掀下来，就算很客气了。

忽然，扎西听見背后有人高声喊他：

“小伙子，等一等，是去黑洼子草地嗎？今天我們同道了。”

扎西回过头，只見一个穿黑袍的人，骑了匹白馬从后边追了上来。这人歪戴一頂圓頂寬边黑呢帽，一綰綰硬头发，象馬鬃似的，从帽子底下钻了出来；可是他說話的嗓音又宏亮又快活，那双眼睛，也十分銳利有神。

“郎木叔叔，你好！”

“当然好。今天出門作客，啃了主人家两条牛腿，吃了十根羊腸，还喝了二十桶酸奶，飲了一百盅青稞酒，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不順心的扎西，听了郎木这一串串話，就被逗笑了。他勒住小黑馬的嚼口，便和郎木的白馬并排走在一起。在阿西部落，除了扎西的亲叔叔瑪金以外，最叫他佩服的人，就是这个郎木：去年秋天的賽馬会上，压倒所有騎手的正是他；冬天大伙上金鹿岭打猎，比倒所有射手的也是他。

郎木稍稍轉过头，故意用一只眼角，斜看着扎西。扎西被看得不好意思了，低下头，脸上热呼呼的，眼睛却看着郎木那条豹子皮的領口，吞吞吐吐地問：

“郎木叔叔，听說收完米拉山上的青稞麦，我們部落又要举行賽馬会了。今年你还参加嗎？”

“到时候再說。要是沒有合适的对手，我就不参加。”

扎西感到有点可惜；他是很希望郎木能参加賽馬会的，就說：

“为什么不参加？賽馬会要是沒有你，就沒去年那样熱鬧了。”

郎木一手拉着繮绳，一手在額前搭个凉篷，向草原的远方瞭看了一阵，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說：

“我算不得什么！从前，这里有个好騎手，他一連参加过十二个部落的賽馬会；那些部落的人真够受，就沒一个人賽过他！”

“这騎手是誰？我怎么沒听說过？”

“你沒听說过的事情多着哩！”

听郎木的話，分明对扎西有些看不起。要是別人，扎西定要給他点厉害看看，今天他却含含糊糊地认下了。

“郎木叔叔，到十二个部落参加賽馬的騎手，叫什么？”

“你先別問这个，反正他是一只勇猛的鷹！”

郎木說着，忽然又高仰起頭看望藍天，扎西也不覺高仰起他的頭。

郎木又嘆了口氣，接着說：

“真可惜！这里的天空上，再看不到那只勇猛的鷹了！扎西，那人馬騎得好，倒不算什么，他的槍打得更是好。有一次，河灘上飛來一行大雁，他打了一槍，雁就一只只落下來。人們跑過去數了數，不多不少，正好有五只雁，被他一槍打落了！”

扎西在小黑馬的背上挺直腰干，連忙又問：

“这事当真？”

“孩子，我剛才不是說過，你沒聽說過的事多着哩！所以聽到点什么就要大驚小怪！”

扎西听了這話，耳根子一熱，就說：

“那人本領再大，他能比得過阿茸部落的杰洛嗎？前年羅尕老爺豎黑旗鬧事，杰洛叔叔一顆子彈，就把他手下人象狗一樣打死了兩個。”

“杰洛算什么！”

郎木“哼哼”兩聲冷笑。扎西吃了一驚。他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回過頭一看，郎木呲着牙，滿臉露出凶相。

“郎木叔叔！杰洛叔叔的步槍，跟機關槍一樣管火。羅尕老爺那班壞蛋，每次看見杰洛叔叔騎馬到了，跑得比兔子還快，從不敢跟他打對手。”

杰洛是阿茸部落有名的民兵隊長，扎西當然忍不住要抬出他來了。如果郎木說的那個人能比過杰洛，他扎西就低頭拜服。

郎木的臉色更陰更狠了，扎西更加奇怪起來：

“为什么我提杰洛叔叔，你要不高兴？”

“你真有心眼，也真会说话！你干吗要拿阿茸部落的人来比？难道我们阿西部落没人了吗？就说你的亲叔叔玛金，他也是我们部落的民兵队长，他的马骑得怎样？枪打得怎样？”

“郎木叔叔，”扎西委屈得高声大叫了，“因为正是我的亲叔叔，我才不能当别人面替他夸口。你应该知道我的心！”

“可是，你倒替别个部落的人夸口了，那我们阿西部落的人，又有什么脸面？”

扎西被郎木这一问，倒真有些糊涂起来。同时，他心里也有些暗暗高兴。他的亲叔叔玛金，才真是一支好箭；在部落的牧人伙里，谁能比得上他热心正直；在对付黑心肠老爷的时候，谁又能比得上他勇敢锋利！

虽然发生了一场争执，扎西对郎木仍抱着好感。郎木在马上摇晃着肩膀，又笑了：

“小扎西，人长颗脑袋，是用它来想事情的，可不能单用它来喝甜奶子。”

扎西又被郎木奚落了一顿。这时，他仍旧想着秋天的赛马会，

“郎木叔叔，你是当真不参加了吗？”

“等着看吧！种在米拉山上的青稞麦，能不能收到一颗籽，现在还不知道呢！”

“为什么？”扎西可吃了一惊，他回过头，不觉向右后方的米拉山看望了一眼。在离开墨曲河不远，那座山象只金凤凰栖息在草原上，一缕白云，又仿佛象是花环，把山拦腰圈住了。但是，种在上边的青稞麦，明明就长得十分好，偏偏这人硬说什么也收不到手。记得今年春天，好多人都疑心米拉山不能长庄稼，为了这事，扎西还跟奶奶发过一回狠劲。

郎木好象看出扎西正在想什么，就說：

“我們原本是牧人，向來只懂得趕羊放馬，種庄稼可不是本行。還是從前的辦法好，誰要想吃青稞麥，背上口袋，就到老爺爺官寨里去量好了，可真省事。”

“郎木叔叔，老爺爺官寨里的青稞麥是好吃，那我們的牛羊可就要遭大殃了！”

“好小子，算是聽你說了句聰明話！”郎木張嘴哈哈大笑，他用繩子把長統靴抽打了一下，又說：“可是佛爺在經書上明明寫定了，說我們這里的土地不能長庄稼。”

扎西不覺追問了一句：

“你也信那些話？”

“天意誰也不能硬抗！”

本來是一場快樂有趣的談話，現在忽然認真嚴肅起來。扎西發現了這點，趕快把話頭扯回到原先的題目上：

“郎木叔叔，到十二個部落賽馬的人到底是誰？你要把那人的名字告訴我。”

“小扎西，”郎木嘆了一口氣說，“提起他的名字，我的心就象給箭頭射中一樣難受。他是被人打死了！”

扎西頭皮一陣發毛，就問：“那個凶手是誰？”

“遠方來的外鄉人！”

“是趕馬幫的外鄉人嗎？”

“不，我已經說過了，人長顆腦袋是想事情的；這幫外鄉人，做了壞事，偏偏還會使鬼法子，能得到大伙兒的歡喜。這麼着，我還能再說什麼？只有一個人悄悄悶在心里，替我們部落里的英雄暗暗拋淚！”

郎木說着，就象喝醉了酒，肩膀搖晃得更厲害。扎西的心

也很沉重：那个到十二个部落参加赛马会的人，既能招来郎木的称赞和叹息，一定很了不起！那么，远方来的外乡人是誰？他們为什么象只狼似的要杀人？

扎西想問清楚，又怕郎木說他白长了顆脑袋，只好憋悶在心里，不再张嘴伸舌了。

沿着墨曲河，两匹馬緩慢地走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群快乐的天鵝却飞得无影踪了。当馬儿向南拐弯的时候，从前边的河湾上，传来婉轉动听的歌声：

那魔鬼打扮得象孔雀一样，
改不掉歹毒的心腸；
牧羊人穿的是破衣烂衫，
他的心象泉水，清清亮亮。

扎西打掌向前瞭望，只見卓瑪和一个女同学，都提着围裙的角，不知在河岸上采摘什么。她們可能唱歌儿唱酣了，沒有看見扎西和郎木过来，更沒有发现她們的馬儿也早已跑远了。

綠油油的草，把小姑娘們的膝盖掩沒。吉郎吡一吡牙，想凑过去美美咬上几口嫩草，扎西用劲勒紧繮绳，把小黑馬拉了回来。

那魔鬼打扮得象孔雀一样，
改不掉歹毒的心腸；
牧羊人穿的是破衣烂衫，
他的心象泉水，清清亮亮。

就有这样怪脾气的小姑娘，尽管世上的歌儿有千千万万，她們單单挑上这几句，翻来复去地唱个不歇。

郎木也沒有去打搅卓瑪，他和扎西一样，用手勒紧白馬的繮

绳，便悄悄地溜了过去。走了一程子路，他又快活起来，话儿也慢慢多了：

“扎西，你的小黑马喂养得真好。看它的胸脯、肚子、两腿、两蹄，都长得合尺寸。这马要是满够了三岁，秋天的赛马会上，你也该报名去露露脸。”

“那怎么行！”扎西被郎木一番夸奖，乐得心里直痒痒，“再说，就是小黑马行，我的马上功夫，还要好好地练哩！”

“不，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好骑手！”郎木不听扎西分辩，指着前面宽阔的草原说：“你跑跑叫我看。”

“好，就请你多指点。”

扎西高兴极了。他把缰绳一抖，两脚的后跟往马的肚子上一磕，吉郎立刻四蹄腾空，向草原深处飞去。

风在扎西的耳边呼呼响着。他低下头，十分留神地控制好骑马的姿势。

藏在草棵里的百灵鸟被惊动了。它们发出哀怜动人的叫声，煽动着软弱的翅膀，向着远处更密的草棵里飞去。

其实郎木并不认真看扎西的骑术。他象是有别的事牵扯，眼珠子转来转去地朝四野张望。在他的坐鞍背后，有一个鼓囊囊的牛皮口袋，里边不知装了什么，引得苍蝇飞来飞去地乱转。

向前跑了很远的扎西，发现郎木没跟上，他放开缰绳，让小黑马继续朝前狂奔，同时他身子微微一斜，歪头向后方看去。

在他身后的天空上，驰来一块大灰云，不久前还是明媚碧绿的草地，这时却被这灰云的阴影笼罩了。

灰云不断向前移动，罩在草地上的影子，也不断向前扩大。眼看着郎木和他的白马，也就要被它罩上了。

“郎木叔叔，快跑！别让灰云追上你！”